

翠袖乾坤
連盈慧

影姐比起什麼不同行業日理萬機的強人還要強，而且她容貌娟好，也沒有一般女強人濃裝艷抹掩蓋不住的疲態，當然，她不過三十多歲，正當盛年，身體壯健，這樣的勞動人才，大公司本來樂於爭相高薪僱用，她就是為了家人不幹全職，只做鐘點家務助理。

每次來我家三小時工作，亂七八糟的廳房就給她翻天覆地打掃得井井有條，一塵不染了，我不時自付，這工作要是由我自己親自動手，絕對不會像她那麼爽手快腳，怕三天工夫也弄不好，所以靜下來欣賞她不知怎樣學來的專業操作，既感樂趣又佩服。

她才是真強人

挑定每星期這一天來我家，其他四天別的家庭有約，她還說工作量不多，無非志在為老公和孩子賺點娛樂費，而且上午也只能固定晨早八到十一點，八點前先送小兒子回學校上課，十一點後必須回家為孩子弄好飯餚送到學校，外間快餐不健康，孩子也慣了吃媽媽燒的菜，送過飯下午順便再到另一伙家庭清潔後，便匆匆到市場買餸菜然後趕回家，因為顧念孩子放學回家後家中無人會感到寂寞，故此總得把孩子早一步回家準備晚飯。晚飯後視察一下孩子的功課，請不起補習便自己來，在家鄉教過半年中學，一天的工作就排到那麼密密麻麻，可是她說得那麼氣定神閒，似乎時間還給她安排得綽綽有餘。

周末周日不工作。親子日呀，有時帶三個孩子上公園，有時一家人看電影，得找些節目讓孩子們輕鬆一下，年紀還小，就怕他們單獨跑到外邊遊蕩，結識不三不四的人容易學壞，同時也得留點時間跟丈夫閒話家常，不可能一家人七天都少說話。

這麼周詳的家庭計劃，如果影姐家庭環境良好，留學外國多讀幾年書，怎麼不是大機構的管理人才，同時在我們老媽子時代，還是標準的賢妻良母，都說今日多苛責。像影姐那麼持家有道，怎麼不是鳳毛麟角。不說不知，她也是十年前才從鄉間來到香港。

琴台聚
孫浩浩

今日在公司跟一位導演閒聊，對方問起有沒有編劇打算「愛回家」，她希望有編劇可以返回無綫，挽回劇集的質素，她形容近期的電視劇很難看，歸根究底都是劇本上出了問題。我不同意這說法，因為一套劇出來的效果，導演、監製也該負上很大責任，但劇本乃一劇之本，當然實無旁貸。

換血

回巢的事實由早幾個月前已開始，經已有好幾名編劇返回無綫，未來幾個月都相繼會有導演、編劇及其他部門同事約滿，並準備回歸。早前我也曾收過無綫高層及監製等的電話，邀請我們回巢，雖然我暫時仍未有回歸的打算，但對方仍充滿誠意的表示，如果有其他同事願意回來，也可聯絡他。

那時心裡面已出現了一個問號，既然港視開台不成，在沒有競爭的情況下，為何還要廣開大門，向我們這些「叛將」招手？後來得知原來無綫高層也知道劇集質素出現了問題，高層已通告所有編審，港視編劇將會陸續回巢，若有表現未如理想的編劇，就索性來一次大換血。

劇本質素急降始於三年前的挖角潮，突然間有接近一半編劇流失，而且都是較資深的一群，留下來的部分都是剛「滅柴」的。所謂「滅柴」，即是剛滿了試用期，從見習編劇晉升為初級編劇，但其實經驗甚淺。

這兩年在外間聽過不少風言風語，有演員對劇本有微

海闊
天空
蘇狄嘉

鎮海是李前輩囑咐釜山賞櫻的必遊重點。鎮海是距離釜山約一小時車程的南部城市，這裡擁有全韓國最多的櫻花樹，數量達二十二萬株，不但花種多，花色也最燦爛，最重要的，四月初這裡已率先迎來櫻花初綻美景。

櫻花的天國

鎮海櫻花的名氣，原來始於浪漫偶像韓劇《Romance》，劇中出現橫跨余佐川的朱紅色拱橋，在連綿粉紅花海的伴襯下，展現出驚人美態，登時聲名大噪，後來此橋更索性易名為Romance橋，將浪漫氣氛延續，從此更成為遊人的追櫻勝地。

事實上，余佐川拱橋特多，美景何止一處，尤其在初春季節，川中流水並不多，沿着乾涸的河床走，由底下往上看，四月初的櫻花樹雖大多只是芬芳初吐，未算燦爛，卻由於數量多，驟眼看來已是一片粉紅花海，與腳旁的油菜花登時織出一條迷人鮮花隧道，絢麗之極，難怪吸引不少情侶到來賞花兼談心，令河川上下都呈現一片熱鬧。

欲盡覽這美景，另一選擇是乘搭在余佐川旁的纜車，登上帝皇山鎮海塔俯瞰，片片粉紅花色遍布城中多個角落，猶如染滿色彩的大地，景致迷人。另一個鎮海的經典賞櫻景點是慶和火車站，這裡原只是位於慶尚南道鎮海市慶和洞的火車沿線上的簡陋車站，於二零零六年起已停止載客服務。沿着鐵道兩旁生長的櫻花樹，形成一條景致絕美的櫻花路。每當火車經過此站時便會慢駛，遊人可以捕捉列車颳起的風，令櫻花紛飛飄落的情景，櫻吹雪的壯觀場面真的令人讚嘆！沒有火車經過時，遊人可以迎着落下的櫻花瓣，漫步在路軌上，幻想自己係童話故事裡的主角，發發白日夢也不錯。

不僅是這兩個地方，每到四月春來，整個鎮海幾乎都被櫻花覆蓋，處處都是賞櫻景點。白天，櫻花花瓣隨風飄落，讓人有下起春雪的錯覺；晚上，在路燈照射下的櫻花，有著與白天截然不同的神秘氣氛。難怪，連韓國本地人也稱鎮海是櫻花的天國！

言，主動去找編審商量，但換來的只是在劇本上敷衍地改幾句，於是演員索性不再去找編審商量，有問題時寧願找公司以外相熟的編劇幫忙，在劇本上稍作修改。這種情況極不尊重，也不健康。

然而，這種情況也不能全怪責編審。在人手不足的情況下，劇組經常只由一個編審帶領着一個稍為資深的編劇，其餘的就全部都是見習編劇。資深編劇幫手度編審改稿時，其實已早知不是改稿，而是重寫，但即使編審願意重寫，時間也不容許，於是就惟有將貨就價。換血對於一間電視台是好事嗎？短時間來說，可以即時提升劇本質素，挽救收視，觀眾也同樣受惠，這當然是好事。但長遠來說，電視將會出現比現時更加青黃不接的情況，編劇是需要漫長的時間去浸淫和培育的。離開無綫最大的得益，是讓我見識到比過往二十年的都要豐富，最重要是明白自己的不足。所謂知恥近乎勇，知道不足，當然就會去力求進步，這一點跟無綫是最大的分別。過往在無綫，大家總是抱着一個觀念：「得嘍喇！師奶鍾意睇呢啲，咁深師奶唔明㗎！」就是因為這樣，所以劇集質素多年來都沒有進步。

今日，我們這群編劇中的菁英，都開始厭倦自己，覺得自己太E，渴望有些些新人加入，既可栽培新人，又可以引進新思維，但無綫的換血計劃，相信最多只能保住一些八十後，九十後恐怕都留不住了。這次計劃縱然能成功挽回劇集質素及收視，但可見的將來，師奶劇繼續仍是師奶劇，青黃不接的問題將繼續惡化。想看高質素的電視劇，還請上網吧。

平靜辭世

不久前的一天，母親的一位老朋友徐伯母，告別了這個世界，享年93歲。我去參加她的追悼會，感慨多多。

感慨之一，徐伯母實現了自己的願望，平靜謝世。

在人生最後的時間，她沒去醫院接受各種折磨人的治療，沒有渾身插滿管子的被實施「酷刑」般的醫療搶救。救護車趕到時，老人已安然合上雙眼，從此再沒有醒來，走完近一個世紀的生命歷程。急救醫生為老人檢查後，感嘆說：「老人這是無疾而終。」

在家中親人的陪伴下告別世界，是徐伯母立下的意願。她和許多現代老人一樣，早早立下「遺囑」：等自己的生命之燭將燃盡時，一定放棄臨終搶救，不折磨自己，也不浪費醫療資源，要有尊嚴地離去。

徐伯母在人生最後幾年裡，雖也有各種慢性疾病，但極少去醫院，更少住院，而是在家中按照嚴格的生活規律過日子。她說，人要長壽，就得忍受病痛，生老病死，是自然規律。腰腿疼這樣的老毛病，她基本不去醫院。一次得了哮喘住院治療，因為是公費醫療，醫生用了很多昂貴的藥，她回家後感慨地說：「我一個小病，就花了公家那麼多錢，太浪費了！」

看到一些享受公費醫療的老人，動不動就住進醫院，就進行全身檢查，就用昂貴的藥品，結果反而因為過度醫療，治了老病得了新病，甚至五臟六腑都衰竭了。有的高齡老人臨終時入院搶救，結果成了植物人，鼻飼加插上尿管，在床上躺了十來年才離世。這樣的長壽對老人來說，生

命沒有任何質量；對兒女來說，也背負上沉重的負擔。

感慨之二，是老人積極樂觀的人生態度，讓她長壽得有質量。

在八寶山的追悼會上，老人安詳躺在鮮花叢中，在電影《城南舊事》插曲「送別」的優美樂曲聲中，與親朋好友做最後的告別。徐伯母曾叮囑兒女，她走時不要悲悲切切，不放哀樂，要聽着優美的曲子上路。這首家喻戶曉的金曲「送別」，意境深遠，古樸優雅，老人從年輕時就非常喜歡，兒女就遵照老人的意願，選擇「送別」作為母親的謝世之曲。「長亭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的悠揚曲詞讓人悟出，人生就是不斷地相聚，再離別。

漫長的93年，徐伯母樂觀豁達地活到生命最後一刻。徐伯母年輕時與愛人黃伯父一起投身抗日，參加了新四軍。1949年建國後，徐伯母一直從事宣傳出版工作。雖然身為部隊高級將領的夫人，可她一直是賢妻良母，過着簡樸的生活。家裡佈置極其簡單，除了滿架的書籍，沒有多餘的擺設。

伯母是個急性子，為人坦蕩真誠，非常正直。她先後在新華社任過記者，後又在出版社擔任編輯出版工作。文革後，她在人民出版社人事部做檔案甄別工作，為讓文革中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大批知識分子以及幹部平反昭雪，她盡心盡力，盡職盡責，為40多年的職業生涯劃上了一個燦爛的句號。

活到高壽的徐伯母，憑的是堅強的意志。老人從離休之後，帶着一身病痛，全力照顧重病的老

伴，其實她自己那時也非健康之人了。70多歲高齡之後，徐伯母曾胳膊骨折，行動困難。可剛剛痊癒，她又擔起照顧老伴的重任。幾年後她又得了癌症，還是憑着意志挺了過來。一直到90多歲去世時，癌症都沒有再復發。

老人在80多歲時去做白內障手術，雖然去的是一家知名大醫院，但竟然手術失敗，一隻眼睛因此失明。她沒有選擇與醫院打官司，而是立即選擇去另一家醫院給另一隻眼睛做手術，所幸那隻眼睛的手術很成功，視力恢復到了1.0。就靠着那一隻眼睛，她依然要天天學習。

徐伯母酷愛讀書看報。厚厚的一摞《人民日報》，是她每天的必讀。看完之後，還要仔細地劃出重點。除了各類報紙、雜誌，她的茶几上還總堆着一摞摞新出的書籍。老人貪婪地閱讀着，海綿般吸取着新的知識，滋養着精神世界。

那時，她的老伴因為高度近視已經雙目失明了。一次去看徐伯母，她正在給老伴讀報紙。老人幽默地說：「現在我們老兩口，就指着這一隻眼睛了！」因為有了這一隻眼睛，老兩口的生活依然充滿了陽光和溫馨。在徐伯母的幫助下，老伴在雙目失明後，依然能背誦出年輕時就喜愛、熟悉的幾百首唐詩宋詞，且社會上的大事小事，全都了然於胸。那時老人的兒女都住得很遠，忙着上班，平時只有一位保姆在照顧老兩口的日常起居。病重之時，兩位老人的所有離休工資，幾乎都付了保姆、護工費。

徐伯父去世之後，徐伯母獨自堅強地生活着，依然每天讀書看報、鍛煉身體，練習毛筆字。老人酷愛書法，家中一面牆上掛着老人的大幅書法作品，蒼勁有力，大氣磅礴。老人的書法作品多次被選中參加全國以及地區的各類書法

比賽，都取得了不俗的好成績。

生活不僅對年輕人露出笑臉，在熱愛生活的老人眼中，也是明亮的。在老人90多歲高齡時，一次去看她。老人正坐在沙發上看書。她笑着對我說：「因為總有好書可讀，我覺得每一天都是新的！」她的兒孫輩為滿足老人強烈的求知慾，經常把各類新書、新雜誌送到老人的案頭。

那時候，老人已經坐在輪椅上，離不開兒女照顧了。可是她的精神從來沒有垮掉過，更沒有患上老年癡呆。當兒孫輩都來看望她時，老人還常會把幾個孫子孫女一一叫到她的書房，進行個別談話。她會問問孫輩的職業怎麼樣？工作中有什麼困惑？個人生活有什麼困難等等。如果孫輩向她傾訴苦惱，老人還會耐心地給晚輩做思想工作。她對兒孫輩的關愛，持續到生命的最後一刻。90多歲還能關心別人，關注外界，讓老人保持了一顆年輕的心。

長壽之道有很多，可我覺得：樂觀向上的人生態度，可能是最重要的！



■ 網上圖片

香港需要歡樂

近期娛樂圈突然熱鬧起來，繼導演彭順有嫩模小三；有被某傳媒煲熱的「殘廁纏綿」事件；有黃奕同黃毅清的家暴風波，黃奕稱遭家暴向老公黃毅清提出離婚，兩人更在微博上日日互爆料；兩億美金製作的《變形金剛4：職滅世紀》選在香港舉行全球首映，大型的柯柏文屹立於維多利亞港，隨性燈光變幻更加有氣勢和漂亮，為香港帶來正能量。

論事件的八卦性當然是頭三件，所以報紙雜誌都多了人睇，走入茶樓店舖都聽到有人談論，從聽到一些市民的對話就知道成年港人還是很理性的，有間時裝店的女職員在談女藝人Coco的「殘廁纏綿」事件，十足Coco媽媽講：「男未婚，女未嫁，有咩所謂呀？嗰報紙寫到好似自己都在廁所入邊咁，便係亂作啦，成年人都知，若真的纏綿緊邊講到咁多嘢呀？另一個搭訕說：「廁所沒隔音的，聽到不出奇。但有媒體仲講到有條片流出。唔好理啦，依家有冇人識啦。」嘩嘩！如果真是有片流出就真恐怖了，大家八卦Coco與男土匪在廁格的半粒鐘到底做了些甚麼可以理解，但廁所是極度私隱的地方，如果有人偷錄錄影錄影，你說會多麼隱私，但顯是傳媒的嘔吐。一向敢言的王賢誌則講：事件睇落好似好多疑點，自己就當係單笑開嘩嘩講，仲覺得男方好無辜，似暗示女方放料！

隨想
興國

朋友問我知不知道鴿魚是什麼魚？更問我看過鴿魚和吃過鴿魚沒有，我的回答當然是沒有，因為我雖然看過這個鴿字，也知道鴿是貓頭鷹的一種，因為蒲松齡在《聊齋誌異·辛十四娘》裡說：「夜色迷罔，誤入澗谷，狼奔豕突，豎毛寒心。」也知道鴿是盛酒器的一種，因為蘇東坡有詩說：「不持兩鴿酒，肯借一車書。」這種酒器，亦曾在參觀古物展覽時看過。但是鴿魚是什麼魚？我就真的「莫宰羊」了。

獨家
風景
呂書練

張藝謀已成為中國電影的一個符號，其大師級的水準令他的作品總叫人期待。新片《歸來》更不在話下，這齣「洗盡鉛華之作」（張導演語）也的確讓人看到張藝謀歸來了。

鴿魚

朋友說，鴿魚其實不是魚，就算去查字典也多數查不到這兩個字連在一起的詞。鴿魚，就像古代已經絕種的動物一樣，早就從生活中消失了。不，不是消失，只是造型和名稱都不同而已。

張藝謀歸來

電影改編自嚴歌苓小說《陸犯焉識》，但小說中的情節，也把書中眾多人物集中在一個三人家庭的場景，場景主要是家中等待親人歸來的火車站，透過一個家庭悲劇折射出時代歷史的悲劇。電影開始時已是文革的中後期，當了多年右派的陸焉識逃跑回上海，欲娶兒妻女，卻被當時正爭當樣板戲芭蕾舞主角的女兒出賣，只在火車站跟妻子隔站台對望，就被公安抓走。文革結束後平反歸家時，妻子患上了失憶症，三歲就離別的女兒也早已放棄了心愛的芭蕾舞專業。二十年的隔離，父女情疏離，妻子雖對他念念不忘，死心塌地等待他歸來，卻不知她朝思暮想的人就在眼前，甚至把他當作曾經傷害過自己的人——從沒出場的方師傅，時而笑着討好，時而發怒驅趕。為了陪伴妻子，他只好以讀信人的身份去悄悄接近她，透過閱讀那些凝聚着思念和情感的信件，希望喚醒她的記憶，甚至在每月五號陪她到火車站等待自己，年年期日，直到鬢髮斑白。

在電影中有不少細膩和含蓄的特寫鏡頭，其中陸焉識以彈奏《漁光曲》來激起妻子記憶那一幕最感動人：站在門外的馮婉瑜循着熟悉的琴聲破門而入，二人隨即擁抱，但很快她就把丈夫推開：「羣例將一個失憶中年女教師那種複雜又簡單的矛盾心理和神態演得絲絲入扣。」

雖然張藝謀說，這是一個講等待和歸來的愛情故事，但放在文革這樣的特殊歷史背景之下，那段受傷的愛情猶如受傷的共和國。透過女兒的大義滅親和激昂狂熱的畫面，揭示了那個年代人性的扭曲和荒唐，令這齣醇而不烈的愛情電影，別具寓意。

七嘴
八舌
小 臻

近期娛樂圈突然熱鬧起來，繼導演彭順有嫩模小三；有被某傳媒煲熱的「殘廁纏綿」事件；有黃奕同黃毅清的家暴風波，黃奕稱遭家暴向老公黃毅清提出離婚，兩人更在微博上日日互爆料；兩億美金製作的《變形金剛4：職滅世紀》選在香港舉行全球首映，大型的柯柏文屹立於維多利亞港，隨性燈光變幻更加有氣勢和漂亮，為香港帶來正能量。

論事件的八卦性當然是頭三件，所以報紙雜誌都多了人睇，走入茶樓店舖都聽到有人談論，從聽到一些市民的對話就知道成年港人還是很理性的，有間時裝店的女職員在談女藝人Coco的「殘廁纏綿」事件，十足Coco媽媽講：「男未婚，女未嫁，有咩所謂呀？嗰報紙寫到好似自己都在廁所入邊咁，便係亂作啦，成年人都知，若真的纏綿緊邊講到咁多嘢呀？另一個搭訕說：「廁所沒隔音的，聽到不出奇。但有媒體仲講到有條片流出。唔好理啦，依家有冇人識啦。」嘩嘩！如果真是有片流出就真恐怖了，大家八卦Coco與男土匪在廁格的半粒鐘到底做了些甚麼可以理解，但廁所是極度私隱的地方，如果有人偷錄錄影錄影，你說會多麼隱私，但顯是傳媒的嘔吐。一向敢言的王賢誌則講：事件睇落好似好多疑點，自己就當係單笑開嘩嘩講，仲覺得男方好無辜，似暗示女方放料！